

薛文清公讀書錄
一



薛文清公讀書錄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以居敬窮理爲要，日兢兢於克治之難，故其措之事業，莫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而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難，生死而不失其常，優游平中，初無矯激立異，而鳳凰千仞，固已凌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則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雷露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活潑潑地，觸處流行，緒論微言，深切明著，蓋語雖千條，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自復其性，與教人以共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而其致力於居敬窮理，以自克者，亦於此而見。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人自童年，卽知有讀書二字，長而習焉，工詞章，以弋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著，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卽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雖讀如不讀也。其視先生何如？幾何不以古聖賢之所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抑有陽儒陰墨，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汗牛充棟，率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勦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序

三代而降，異端蠭起，聖人之道，不絕如綫。自濂、洛、關、閩，後先相繼，聖學燦然復興。元明以來，去古愈遠，然則是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得而求乎哉？夫士君子幸生理學昌明之後，微言大義，既已盡發其蘊，顧傳之彌久，或失其真，其間豈獨無豪傑之士與？抑亦有其書在，莫克表章。後之學者，遂無所追尋，以至於今也。去年夏，大中丞儀封張夫子，特受簡命，來撫閩疆，清操勵行，閩中人驚爲鉅儒，再見於政事之暇，日與稽古力行之士，相與修明絕業，昶僻處海濱，心獨嚮往，登其堂，恍乎鵝湖鹿洞之規，既受業數日，出薛文清公讀書錄一編示昶，且曰：是書之傳，流布者少，命昶等校正其文字，鋟以行，昶竊以爲今之人，所以汨沒於利欲者，大都天人性命之說不講，昧於大本大原之所在，遂縱欲偷安，蕩檢踰閒而不顧，今觀讀書錄一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而其原總歸於太極，殆聖門所謂一以貫之者乎？抑觀其言，雖極深抉奧，攘邪闢異，而明白顯現，予人易見，沖和溫厚之氣，盎然見於語言文字之表，嗚呼！可謂大矣。夫子本實踐以示人，推至誠以率物，而樂易可親，又與文清公相髣髴，懼正學之不傳，刻是書以昭示學者，此所謂仁者之用心也。有志之士，取而讀之，上而溯諸伊、洛，更上而求諸鄒、魯，其於聖人之道，將必有得之者矣。受業門人南靖張福昶拜書。

薛文清公讀書錄目錄

卷之一

易總論

易繫辭下

商書

禮記總論

卷之二

四書總論

論語下

卷之三

太極圖說

諸書評

諸儒

卷之四

易上經

書總論

周書

大學

孟子上

中庸

孟子下

通書

名言

易下經

虞書

詩總論

中庸

孟子下

西銘

道統

聖賢

易繫辭上

夏書

春秋總論

論語上

性理諸書發明

聖賢

史評

老莊

文中子

釋氏

異端

論仙

文評

理氣

陰陽

五行

天地

造化

氣機

鬼神

魂魄

天人

物理

感召

夢卜

卷之五

論性

物性

論仁

道體

論學

論敬

事天

論心

警訓

存養

省察

警戒

體驗

克治

慎言

卷之六

體認

克治

慎言

體認

知行

自反

自信

慎動

安命

自反

自信

自樂

安命

自反

自信

卷之七

禮樂

治家

交友

綱常

接人

治亂

卷之八

觀人

從政

氣節

教人

王霸

君子小人

相業

舉業

取人

器量

論治

事君

出處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一

明 薛 瑄 撰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時。隨即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河東薛瑄識。

易總論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畫前之易。卽太極也。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先天圖。離卯爲春。乾午爲夏。坎酉爲秋。復子爲冬。坤爲晦。復爲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爲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爲晦矣。卯離晝而旦。酉坎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於此圖。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爲盛衰。

陰陽無頓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爲之主也。

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易。而三極之道。同一太極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乎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六虛者。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或陽或陰居之。

伎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慎之意。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於希夷。而後圖象始明。

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易上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爲氣之始。卽資坤元爲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卽乾元之氣。坤無所作爲。惟承順天施而已。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纔資始卽資生。無須臾之先後。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智。人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一極也。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二以象之。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元者。善之長也。卽亨利貞。無非善矣。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

逆萬物。卽所謂利。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慮侵。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易言貞吉。守正末有不吉者。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踰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

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帥其辭最明。與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於師。

程子曰。始此不以爲。原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宜謹

識之。

素履最吉。以其不爲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與。

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御否泰剝復之類可見。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不得以祿榮之。

過惡揭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豫。上六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謙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裕蠱往見客。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无窮。保民无疆。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卦二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噬嗑。賁。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

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用法貴乎明慎竝用。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夫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爲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夏至成一陰爻而爲姤。聖人則有羸豕蹢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剝窮於上。而陽生於下。夫決於上。而陰生於下。以此見陽固未嘗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陰陽消息。相因之理微矣。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力。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復而无妄。聖人矣。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看復。姤初爻可見。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易下經

咸。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感所不見之地。則无悔。武王不忘遠當之。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莅衆之道也。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山下有澤。澤匯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嗜慾也。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修。不可專尙剛強。夬曰。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夬之也。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決小人之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无咎。

讀夬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克己私之功。

夬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姤一陰生於下。羣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衆。易致變故。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凝命。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爲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安肆失之者衆矣。

雷相杳而至。聲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剛明竝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驕暴者。決不能有人矣。

兌九五孚于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己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聖人當盛時。卽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易繫辭上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卽周子所謂幾也。於此憂懼。豈復有悔吝。

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其補過之心。可以无咎。此日新之要。

一故神太極也。兩故化陰陽也。

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天道流行。而賦於萬物。其流行者。卽繼之者善也。賦於萬物者。卽成之者性也。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貼

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蓋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械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

所以著藏諸用之妙。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所以爲顯諸仁之本。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彌滿於天地之間。皆顯諸仁也。而其所以然。乃藏諸用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成性存存，所以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在天地則爲易，在人則爲道義，其理一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有合謂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閒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卻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

朱子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蓋陰陽成形之大者天地，即形而下之器也；天地之理，

即形而上之道也。

卦爻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